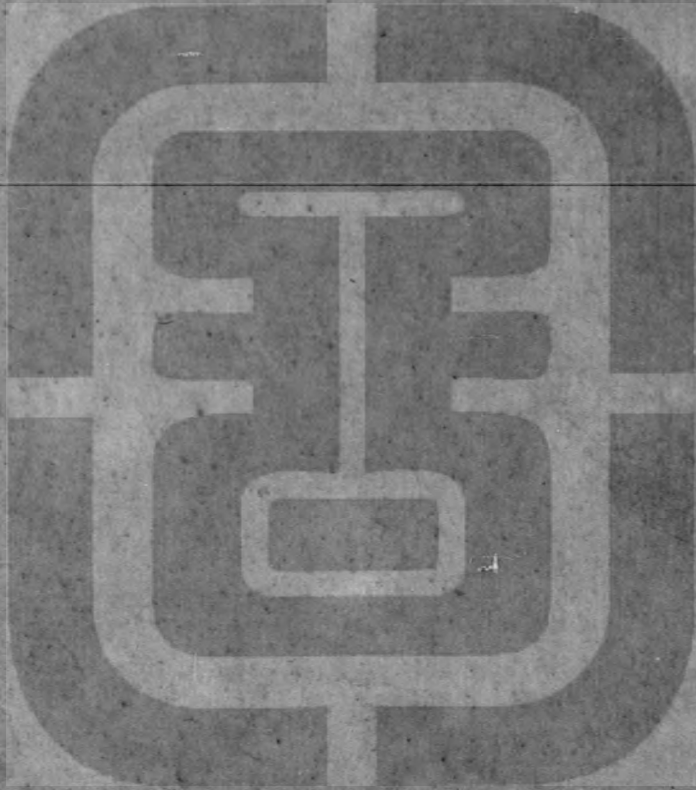


列傳魏家人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六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 文帝

謹按曹丕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高帝除秦苛虐蠲楚暴疾恢張雄圖鋪繹遠略創業垂統文景共儉專務德化愛養滋殖與天下休息孝武拓大國勢孝宣綜核政理世祖中興戡定僞亂賓延儒雅崇尚經術獎厲風節孝明孝章增資潤色臨雍拜老橫經問道原注後漢書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依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

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  
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濟濟洋洋幾于三代漢德于是極矣然  
其亂本亦始高帝不學無術用秦亂制遂廢三代禮樂雖  
規模闊大而綱紀不正帷薄之間乃有人彘母后外戚幾  
危劉氏原注漢書呂后酖殺趙王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城名曰人彘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後殺趙王友其王恢燕王建等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又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為相國孝武游宴後庭而宦人居南軍欲為亂太尉周勃等誅之于是三蠹為  
始與政原注後漢書孝武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或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漢國疾原注三蠹謂母后外戚宦官也呂霍上官終為王氏而恭顯遂殺  
鴻儒大臣原注漢書宏恭石顯皆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太中大夫張猛待詔賈捐之鄭令蘇遲公卿以下畏之重足一迹至于東京

稱制者六后擅國者五族原注後漢書臨朝者六后章帝

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五族竇憲閻顯梁冀竇武何進也孫程曹節侯覽張

讓廢立太子賊殺公卿禁錮名士皆三代所未有而甚于

亾秦漢之亂亦極矣德不復而亂日滋至于屍何進滅宦

官召董卓潰疣斷命而漢遂亾獻帝以枯枿餘燼流漂而

東為操所挾以為盜資芟夷殘滅二十餘年轉而為魏隱

界之丕然而遺澤之所漸漬寬政之所覆冒仁心之所維

繫皇威之所披偃株枝連締未能卒斬故傑將義士猶欲

復漢于既亾雲從景附于遐孤遺胄是以大統復業于昭

烈皇帝丕特負賍祛篋之盜操死而直取自為可也乃從

容禪讓自以為舜禹復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輕薄佻靡未

除貴驕公子之習。不矜細行。隳敗禮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亂亾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謂爲土龍。芻狗宜哉。贊曰。臣篡君廢。父竊子奪。驕淫矜夸。熹姦賈惡。斐斐諛伎。沾沾淺識。露根無基。甫得已失。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六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魏

曹叡 明帝 曹芳 齊王

謹案曹叡曹芳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曹丕一時僞定。享國日淺。而叡承之。叨據中夏。漢人來討。吳兵亟至。殆無寧歲。正君臣盱食之秋。乃遽爲秦皇漢武之事。罷民以逞。至使公卿百官負土。雖姿度英發。有帝王之槩。魯昭之童心。殆未除也。原注左氏傳襄公薨立齊歸之子公子稠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秦人佳兵。血流海

內而呂政亂其允原注史記秦安國君子楚質于趙呂不

說華陽夫人使言于昭王約以子楚為太子呂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生子政子楚立

是為莊襄王子楚人僭王馮陵諸夏而幽王祝其宗原注

政即始皇也楚人僭王馮陵諸夏而幽王祝其宗原注

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女弟于春申君知有身進之楚王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楚幽王操以夏侯

冒曹氏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劫遷弒逆隱謀篡漢僅一再

傳而芳亦莫知其所由來遽錯其統于是知有天道叡忍

死待懿面命手攜自以為昭烈而謂懿為孔明誠則誠矣

舉家貲而託之盜其明不足稱也嗚呼欺孤而亾于託孤

孤其可欺哉

贊曰知臨天權威赫電斷明乃未融崇侈荏亂褫魄託懿

豈為無天忍死召賊昭昭好還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八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 高貴鄉公

曹奐 陳留王

謹案曹髦曹奐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魏自司馬懿得政族曹爽斥齊王。大福已去。天之所廢而髦欲興之。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而死也。原注左氏傳楚人伐宋以

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殲焉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奐知鼎命已移垂拱仰成永終天祿。甘于

豫之六五日貞疾恆不死悔凶與之謂也  
贊曰昏童纂統大盜移國酷甚漢季可以徵德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八

元 郝 經 譔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上

列傳第二十六上

魏家人

義例曰帝統在漢故魏吳不得稱為后妃取  
歐陽修五代史例與其諸子總為家人傳

曹操卞夫人 武宣皇后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郭后

文德 曹叡毛后 明悼

郭后 明元皇后

卞后瑯琊開陽人曹丕之母也本倡家生齊郡白亭

原注  
魏書

后以漢延熹三年  
十二月己巳生 黃氣滿室終日父怪之以問卜者王旦

旦曰此貴徵也年二十操于譙納為妾後隨操至雒陽董

卓之亂操微服避難袁術傳操凶問操左右在雒者皆歸

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止操聞而善之建安初年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操皆令養之初操有丁夫人又劉夫人有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卒丁養子修子修亾于穰丁常言殺我兒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操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操就見之丁方織外云公至踞機如故操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不顧又不應操卻行立于戶外復云得毋尚可邪遂不應操曰真訣矣遂與絕使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旣爲嫡又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操出行常使人餽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送皆如昔日丁謝曰

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亾后請操殯葬未許及操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于心未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荅乃葬許城南后性儉約不尙華麗無文繡珠玉操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取后取其中者操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丕爲太子左右長御賀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爾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爲難二十四年立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



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操卒丕卽王位尊后

曰王太后及篡代尊曰皇太后稱永壽宮原注魏書后以國用不足減損

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

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

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裴松之曰案文帝夢

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

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

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

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

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

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

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第秉起第第成太后

幸第請諸家外親設宴廚無異膳太

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

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不曰此議是也其

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曹叡立尊后曰

太皇太后泰和四年春始追諡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

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

六月后卒謹案魏志明帝紀作六月與七月合葬高陵謹

魏志此下有后弟秉諸人事跡今此無之而目錄亦無附傳人名與漢后妃傳吳家人傳義例不合疑係大典脫誤

甄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之後曹叡之母也世吏二千石家父逸上蔡令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始生家中彷彿見人持玉衣覆其上后三歲逸卒號慕如成人相者劉良指后曰此女貴乃

不可言

原注魏書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至八歲外有立

怪問之荅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

之後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又近左皆饑乏謹案近左今不如以穀振給廣恩

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原注魏略后年十四喪中兄儼

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

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鄴城破曹丕先入

袁尙府后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不問之劉言男熙

妻也願擊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丕去劉謂后曰不憂

死矣丕遂納之有寵生敬及東鄉公主原注魏略熙出幽

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

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

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

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魏書后寵愈隆而彌自

扼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閒宴常

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眾多乃獲斯祚爾所

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

于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

在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

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

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

時武宣皇后體少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

驟以差間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

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荅之曰叡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延康元年夏六月丕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冬十月丕篡代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丕郭后李陰貴人竝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原注魏書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享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裴松之曰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于是異乎所聞于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

也子叡立有司奏請追諡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旣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尙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

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遂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祀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千戶追封逸諡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敬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于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卒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人

侵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卒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如故封儼妻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妻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自又曰閟宮有徯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

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宏  
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  
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  
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  
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  
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  
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于是與七廟  
議竝勒金策藏之金匱叡思念舅氏不已暢尙幼景初未  
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叡親臨之  
又于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  
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卒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

嗣太和六年叡愛女淑卒追封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  
廟取后亾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  
惠爲之後承甄氏姓封爲平原侯襲公主爵青龍中又封  
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嘉平中復封暢子二  
人爲列侯暢弟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溫本國  
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泰始元年晉武  
帝篡代加溫位特進

郭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原注魏書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卽

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

少而父永奇之曰此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  
親喪亂流離没于銅鞮侯家曹操爲魏公入東宮后有智

數時有獻納不<sub>レ</sub>定為嗣后有謀焉及即王位后為夫人既  
 篡代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丕欲立為  
 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  
 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竝以賢  
 明流芳上世原注史記黃帝居軒轅之上而娶于西陵之  
 女是為媯祖媯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園  
 囂昌意皆有天下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于媯汭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  
 怡悅妲己原注國語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淮南  
 子湯敗桀于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  
 之山而死列女傳紂嬖妲己以膏銅柱下加之炭是以  
 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聖哲慎立死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  
 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  
 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

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  
 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  
 自上起也不<sub>レ</sub>從遂立為后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  
 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原注詩思齊大任文王之  
 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誠不  
 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  
 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  
 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  
 之有譴讓輒為不<sub>レ</sub>言其本末不<sub>レ</sub>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  
 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  
 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外親劉  
 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

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強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娶妾后止之遂敕諸姻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取禍可不慎乎五年丕東征后畱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畱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丕後復東征至廣陵后畱譙宮時表畱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曹叡立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

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追諡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后止之曰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初甄后臨沒以叡屬李夫人而不令后養之叡旣立李夫人嘗告叡以甄后之死皆后譖殺之及殯令披髮覆面以糠塞口而立爲皇后叡哀恨流涕數泣問甄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仇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叡怒逼責之青龍三年春后以憂暴卒于許昌敕殯者皆如甄后故事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陵西

原注魏書載哀策曰惟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

太后梓宮啟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徽親奉冊  
 祖載遂親追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  
 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  
 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受多祉享國延  
 長哀哀慈妣與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  
 離災殃愍予小子紫裝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忘嗚呼哀  
 哉謹案魏志葬首陽西下有帝進表爵為觀澤  
 侯至子釗嗣一百餘字今此無之恐係大典脫漏

曹叡毛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叡時為平原王  
 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  
 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叡為王納河內  
 虞氏為妃既即位虞氏不得為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  
 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  
 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必不能以令終殆必由  
 此亾國喪祀矣遂紕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

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  
 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叡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

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孫盛曰古之王

對揚至德恢王化于關雎致淳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  
 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  
 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  
 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卒追贈光  
 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節侯四年

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及叡幸郭后后寵日弛景初元年叡  
 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叡弗許

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叡見后后曰昨日遊宴  
 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洩之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



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郭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沒入宮  
立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  
中郎將叡疾困立爲皇后曹芳立尊爲皇太后稱永寧宮  
追封諡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后母杜  
爲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原注魏略諸郭之中  
芝最壯直先時自以  
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  
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掌宿衛值三主弱幼司馬氏專政  
與奪大事皆先咨于后而後行母上儉鍾會等之亂咸假  
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卒五年二月葬高平  
陵西晉泰始中建卒子嘏嗣爲給事中原注陳志后妃傳  
序易稱男正位乎

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  
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  
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諸侯九女考之  
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未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  
感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  
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評曰魏后妃  
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  
往易軌于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  
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議曰魏內官之制皆因漢舊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曹操  
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  
有美人曹丕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曹叡增淑妃昭  
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  
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  
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僖仔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曹丕篡代。創漢母后之禍。著令羣臣不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其意亦美矣。然而丕歡皆感紫色之讒。使綠衣上僭而殺嫡后。而失家。則及司馬氏篡竊。放弑三君。皆令母后處可。下詔行事。卒移其國。又甚。二漢之季矣。

贊曰。牝雞當陽。漢家以索。魏氏創時。壺閉申約。躬弗蹈道。廢甄登郭。琴瑟更張。貞風遂薄。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上

元 郝 經 譔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中

列傳第二十六中

曹操三子

曹彰

任城威王

曹植

陳思王  
子志

曹熊

蕭懷王

曹操卞后四子丕彰植熊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

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信罰必行操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二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操誡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原注魏志注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

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

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

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命輕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

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丕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操在漢中昭烈駐兵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大罵曰賣履舍兒乃使假子拒汝公平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到長安而操已從漢中還彰見操如不言歸功諸將操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彰鬚黃故操稱之操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畱長安操至雒陽得疾驛召彰未至操卒旣至問先王璽綬所在因謂

臨淄侯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丕立詔曰先王之道庸勛親親竝建母弟開國成家故能蕃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與諸侯皆就國彰自以見任于操且有功冀遂見授任而隨例就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丕以鄴陵堦薄使治中牟丕既篡代因封彰中牟其後不如許昌北州諸侯畏彰剛嚴過中牟不敢輒止皆速去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雒陽不即得見忿恚暴卒于邸諡曰威

原注魏志注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謹案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棊竝噉棊文帝以毒置諸棊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

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今觀魏氏春秋云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安有圍棊進棊之事且太后徒跣趨井亦非情事世說之語恐不足據也

至葬賜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原注裴松之曰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魏志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人其此之謂與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予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  
 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  
 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原注陰淡魏記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  
 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  
 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  
 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  
 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  
 于宇內兮盡肅恭于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  
 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  
 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性簡易不治威儀  
 極兮等年壽于東皇云云太祖深異之  
 與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  
 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操伐孫權使植  
 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

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丁儀  
 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操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  
 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而不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  
 人左右竝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三年增植邑五千并  
 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  
 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  
 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操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  
 大事自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  
 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  
 開司馬門來吾都不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  
 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謹案爾冊府元龜作以語較順誰為心腹也操既慮

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

誅修植益不自安原注魏志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

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

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植

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

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

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

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

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頓八紘以

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

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干

里也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干

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

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

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為

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

美談昔尼父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

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

乃不可逮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割斷劉季緒

才不逮于伯好稷下一旦而服于魯連一說使終身

罪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

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蕙之芳眾人之所好而非之論

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眾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論

豈可同哉今往僕少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街巷說

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

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

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

翰墨為助績詞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采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

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

懷修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足過

情淡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足過

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且發

章于省覽何惶駭于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且發

而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

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意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

賣後漢書卷三

五

宜稼堂叢書

叢書

叢書

叢書

叢書

叢書

叢書

叢書

叢書

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賦彌日而不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鵲而辭暑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第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之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以云其相往來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公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臨死謂故人曰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此擊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白若而居海上上海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不載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竝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付度太祖意豫作荅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太祖意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不還遂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立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竝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之頌性宏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

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  
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傅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  
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二十四年曹仁為忠義所圍操以

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不飲

植飲酒偪而醉之植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罷之不立誅丁

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王竝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

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不以

卞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不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

下無所不容而况植骨肉之親乎其改封鄆城侯三年立

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謹案陳思王集令曰孤前合寫

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雒陽

未到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從官關東單身微行欲入見清

河長公主因主謝而關吏以聞不使人逆之不得見卞后

以為自殺對不泣會植科頭負斧鑕徒跣詣闕下卞后乃

喜及見不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卞

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明日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

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

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影相

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

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

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

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

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



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  
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  
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首其一曰

謹案集作  
責躬詩

於

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旂所拂九土披  
攘元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  
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  
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蕃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  
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  
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網動亂國經作屏作藩先  
軌是隳敖我皇使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  
野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  
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  
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元冕要我朱紱朱紱光  
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  
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  
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  
命

謹案性命文選作生命  
通志作性命與此合

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

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戾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

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何照微又曰

謹案  
集作

應詔  
詩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

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苾苾原隰祁祁士女經彼  
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餼糧飢不違食  
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元駟藹藹揚鑣  
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澗  
黃阪是堦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  
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  
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丕嘉其辭  
義優詔荅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旣朝遣歸任城王彰暴  
卒植旣懷友愛之痛欲與白馬王彪俱還同路東歸以敘  
隔關監國使者不聽奏二王歸藩道路宜異植發憤告別

贈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  
首陽伊雒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零雨  
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  
日我馬元以黃元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

難進志注作何  
念此據文選

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

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兼白黑讒巧令

謹案志  
注作反

親疎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亦何畱相思何終極秋風

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

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喬林翩翩屬羽翼

謹案歸鳥二句  
志注移在孤獸

後二句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  
 忽復過叵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人悲心悲動我神棄  
 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  
 日親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  
 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  
 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六年丕東征還過雍丘寓植  
 宮令植作詩不憐之增戶五百原注世說魏文帝嘗令陳  
 思王曹植七步成詩如不  
 成行大法卽應聲曰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  
 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感而釋之曹叡太和元

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嘗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曰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  
 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  
 不能蓄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  
 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  
 之任其德厚也原注左氏傳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爲王卿士勳在盟府旦奭不讓燕  
 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  
 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  
 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  
 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謹按授文  
 選作受爵祿者有異于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  
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上慙元冕俯愧朱  
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  
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  
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  
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  
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縣于鉤餌者恐鈞射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  
父原注後漢書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勿  
耶乃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

首于齊境

原注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

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于囿左轂  
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  
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勿頸而死有是乎王曰  
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  
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死越甲邪遂勿頸而死是日越  
人引軍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擬使若此二  
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士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  
欲以除患與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

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原注漢書賈誼曰何  
不試以臣為屬國之

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南越  
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  
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  
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

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劔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于鼎鍾名稱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

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原注謂孟明曹沫也

絕纓盜馬之臣

赦楚趙以濟其難

原注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援絕冠纓以告王曰賜人酒

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羣臣皆絕纓盡權而去  
 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王 呂氏春秋秦  
 穆公乘馬右服失之見野人方食于岐山之陽公笑曰食  
 馬肉不飲酒恐傷汝也賜酒徧飲而去韓之戰食馬者三  
 百餘人鬪于車下遂大克晉獲惠公以歸 趙當作秦或  
 謂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秦亦謂之趙曲說也 謹案裴  
 松之注云秦亦趙姓故互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  
 文以避秦字此駁其說

獨何人以堪長久誠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  
 竝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  
 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  
 以驗搏噬之用 原注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  
 車吳阪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  
 長鳴知伯樂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舉是以於邑而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  
 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

原注秦圍邯鄲趙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約  
 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毛遂

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  
 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使遂  
 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立見而何況巍巍大  
 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

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植

既上此表知終不見用復自訟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

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

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

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

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閔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

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于夢想  
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非他之誠下思伐木  
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  
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  
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

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  
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  
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  
憂而臣獨倡言者臣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  
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  
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  
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竚之心敢復陳聞者冀  
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



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  
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  
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  
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問  
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爾已敕有司如王  
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  
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  
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  
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  
德昭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

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  
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尙之處屠釣至陋也  
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  
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  
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

原注于

齷

原注側

近

步

遵

常

守

干

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  
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  
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  
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  
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

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  
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  
泗颺颺謹譁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  
而益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  
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  
昌磐石之固昔騏驎之于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  
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  
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  
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  
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故語  
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

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

原注史記樂毅亡走趙遺燕惠王書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

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

楚陰使人迎之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廉頗奔魏

臣生乎

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  
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  
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  
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  
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神思臣誠竦息  
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  
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

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爾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

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在國原注左氏傳晉邢侯與雍

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

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子叔魚于市

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之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

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

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享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

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原注

史記始皇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

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

上郡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以諸

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

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

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

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

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豪右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

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原注史記田常

弒簡公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卒常子與三晉通遂有齊國至太公和遷齊康公于海上周安王立田和為齊侯

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

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願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

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  
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  
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未  
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  
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  
河鷺鼠飲海于朝萬無損益于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  
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尙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  
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  
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疾盲聾瞶者二  
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麤  
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

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  
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  
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  
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竝復見送掩若晝晦悵  
然失圖伏以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  
士屋名爲宮豕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  
伯成欣于野耕子終樂于灌園

原注莊子堯治天下伯成

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  
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  
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劉向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  
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  
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  
相遣使者持金百鎰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駟食方丈  
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履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

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驂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  
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  
其可乎亂世多害竊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蓬戶茅  
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  
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  
解璽釋紱追伯成子終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  
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  
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  
繩維係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  
肆志逍遙于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  
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  
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

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  
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植又以

前過事謹案以前過事復減半通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

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初植

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歸焉之志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

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

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

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

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

藏內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爲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  
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問東

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  
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颺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  
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  
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  
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枝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  
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  
義漢初之封或權侷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  
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  
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凋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  
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  
代興亡曹周論之詳矣志字允恭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

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  
北王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  
鄉公免于鄴與志語自暮達旦甚器之及篡代降郵城縣  
公以志爲樂平太守厯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帝嘗讀六代論問志曰卿先王作邪對曰先王手澤皆在

臣所而無此論臣聞諸父兄乃臣族父罔所作也以先王  
文高名著託以傳不朽爾帝曰朕固疑非卿先王筆美玉  
之與珉玦自易別也後遷祭酒及荀勗譖間齊王攸歸藩  
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  
不宜令歸藩志恨其父睽閱于魏銜恨以沒感攸復被讒  
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  
遠出海隅晉朝其殆乎奏議曰伏惟大司馬齊王當出藩  
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  
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  
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  
身在內五世反葬原注禮記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  
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古人有言曰後雖五霸代興桓文謫主下有請隧

狐死正丘首仁也原注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之僭上有九錫之禮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

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周官九命作伯終於譎而不正驗于

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常棣周公之詠鴟鴞同日論哉

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强枝葉不

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義黃以來豈一姓之獨有欲結

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

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纔得沒

其身原注謂秦不封建子弟魏禁錮諸侯王也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之用

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謀之當深言雖輕

思之宜重志備位儒臣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

義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當上以示從弟高邑

公嘉嘉曰兄議甚切必將見責然百年之後自有良史帝

覽議大怒曰曹志尙不明吾心况四海平有司奏免志官

以公還第頃之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因毀瘠病卒諡曰

定

熊早卒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

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卒無子

國除

議曰予讀植求通親及陳情表與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

為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

雖為操所愛不自矯飾終無微冀使冢嗣不搖而甘處藩



服及任城問鑿毅然責以袁氏事則為弟之道亦盡也夫  
 豈能與難而不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冷削奪其爵趣使  
 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嗚呼仁人之子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不真寡恩哉自是骨肉之  
 禍興為晉之甲兵原注晉書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殺汝南王亮賈后因殺瑋永康元年趙  
 王倫誅賈后逼帝禪位永寧元年齊王問討倫誅之太安  
 元年長沙王又殺問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殺又討成都王  
 穎幽之卒越復伐河間王容原注南史齊明帝忌高武子  
 南陽王模殺容越尋以憂卒宋之鼎鑊殺其弟江夏王義  
 康裴子野曰宋之齊之香火原注南史齊明帝忌高武子  
 鼎鑊吁可畏哉孫欲盡除之以問始安王遙  
 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嘗令乘輿入每  
 與上屏人久語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  
 疾暴甚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等七隋之絞縊原注  
 王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隋書  
 賜帝即位矯高祖之詔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成齊  
 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

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元吉殺之盡為管蔡之狠譎無復常棣之友弟  
 皆不啟之也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天下望實歸之  
 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而歡竟  
 弗察嗟乎有一賢王而不用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  
 託昏童而魏果凶植之識慮若此其志可哀已隋王通云  
 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  
 子哉思王也其文淡以典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  
 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攜隙楚則失之而  
 齊亦未為得豈知言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中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下

元郝經撰

列傳第二十六下

曹操諸子

曹昂

豐愍王

曹鑠

相殤王

曹沖

鄧哀王

曹據

彭城王

曹宇

燕王

曹林

沛穆王

曹衮

中山王

曹玪

濟陽懷王

曹峻

陳畱恭王

曹矩

范陽閔王

曹幹

趙王

曹子上

臨邑殤公

曹彪

楚王

曹子勤

剛殤王

曹子乘

穀城殤公

曹子整

廣宗殤公

郟戴公

曹子京

靈殤公

曹均

樊安公

曹子棘

廣宗殤公

曹徽

東平靈王

曹茂

樂陵王

曹丕諸子

曹協

贊哀王

曹蕤

北海悼王

曹鑿

東武陽懷王

曹霖

東海

定王

曹禮

元城哀王

曹邕

邯鄲懷王

曹貢

清河悼王

曹儼

廣平哀王

曹操劉夫人生昂鑠環夫人生沖據宇杜夫人生林衮秦夫人生玪峻尹夫人生矩王昭儀生幹孫姬生子上彪子勤李姬生子乘子整子京周姬生均劉姬生子棘宋姬生徽趙姬生茂凡二十一子

昂庶長也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操南征為張繡所殺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六年以樊安公均子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卒諡曰恭王子廉嗣

鑠早卒太和三年追封諡曰相殤王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卒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卒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沖字倉舒少聰察五六歲智意若成人孫權致巨象欲知其斤重羣下莫能對沖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水痕所至稱

物以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

謹案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時軍國多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止遂至死

事用刑嚴重操鞍革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之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于是以

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操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操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革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革縣柱乎一無所聞其識達皆此類也

凡應罪戮而為沖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原注魏書沖每

見當刑者輒揆觀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操數對

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操親為

請命及亾哀甚不寬喻操操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

言則流涕謹案陳思王集有倉舒謀為聘甄氏亾女與合葬贈騎都尉

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原注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

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

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策曰惟黃初

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于爾

躬俾聰哲之才成于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

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竝建親親以藩王室惟

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

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

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三年進琮爵徙封

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

初元年琮坐于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

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

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不以南方下溼  
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  
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  
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  
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  
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尙方作禁物璽書曰制詔  
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  
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  
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  
籍日陳于前勸誦不輟于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  
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

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爾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  
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  
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  
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  
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戒仲尼論行旣過能  
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字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  
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  
和六年改封燕王曹叡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立寵賜

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叡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淡固讓劉放等因譖間之叡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免宇之子入繼大宗漢書三十一卷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郵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卒諡曰穆子緯嗣原注裴松之曰案稽氏譜稽康妻林子之女也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善讀書文學左右恐損精力數諫止之不從二十二年徙封

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爾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顯頌原注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後漢書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

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尙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邈迨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歡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竝就省疾袞疾

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旣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汝宜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此亦謂大罪惡爾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

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闈闕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卒諡曰恭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贈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學與之侔謹案陳志無學字此有學字較明晰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卒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卒無子曹丕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卒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卒諡曰恭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矩早卒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卒諡曰原子焜嗣

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宏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爲河間王五



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本  
陳氏子幹生而陳卒王夫人有寵于操令母幹五歲而操  
卒遺令丕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且丕之  
立王夫人有力焉故親待隆于兄弟常呼丕爲阿翁丕曰  
我汝兄爾丕愍其意每爲流涕原注裴松之曰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  
年故楚王雖大傳在幹後尋及丕臨卒復有遺詔屬叡不  
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卒是以叡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  
幹璽書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  
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濶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義初  
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  
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

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爾  
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  
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令諸  
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竝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  
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  
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  
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  
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  
己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

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子上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臨邑殤公無後

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  
汝陽公三年封七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

七年徙封白馬謹案陳思王集贈白馬王彪詩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都

會節氣到洛陽考曹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

維陽注云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

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

發憤告離而作詩云云又考任城王彰傳曰四年朝京都

則朝京師在四年無疑志稱彪七年徙封白馬則四年尚

為吳王矣而植詩作于四年臨行敘別題序俱稱白馬王

徙封之年有誤耳太和五年冬來朝六年改封楚王初彪

來朝犯禁元年謹案此元年當是青龍元年為有司所奏

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

凌謀迎立彪都許昌事覺凌等皆死乃遣傅及侍御史就

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于是依漢燕

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曰先王行賞

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

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原注前漢書廣

川王去所嬖姬昭信殺幸姬王昭平及王所殺無辜十六

人有司請誅王制曰朕不忍致王于法有司請廢勿王與

妻子徙上庸奏可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

去自殺昭信棄市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  
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  
靈王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

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  
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  
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  
平原彪官屬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義皆伏誅國除  
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  
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  
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魏  
亾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後為東  
莞太守吏部郎李重啟曰魏氏宗室屈滯聖恩每為存撫  
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潔性業踰  
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宜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

騎侍郎從之原注裴松之曰石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  
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于皇闈出則登  
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  
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荅  
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  
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  
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公世事非所務  
周公不足夢元寂令  
神王是以守至沖

子勤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剛殤公無後

子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毅城殤公無後

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

年卒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

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

公青龍三年卒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

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子京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靈殤公無後

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  
卒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  
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卒諡曰定公子諡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子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廣宗殤公無後

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

謹案今志作哀侯王疑  
誤通志作玉與此合

建安二

十二年封厯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  
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  
龍二年徽使官屬搃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

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卒諡曰靈子翕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魏入晉封廩丘公

魏宗室中名次鄆城公志

謹案曹植傳子志改封  
鄆城公志注作至誤

泰始二

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  
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  
才敘用翕譔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譔竝行于世

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  
寵于操及丕立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  
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庠近漢氏淮  
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

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

親之厚義也

原注漢書淮南厲王長文帝時謀反遷于蜀而死帝憐淮南王封子四人為列侯後漢書

楚王英光武子明帝時謀反有司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英自殺章帝封英子五人皆為列侯阜

陵王延謀反章帝詔貶爵為阜陵侯後復為阜陵王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

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

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加聞茂頃來少

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

謹今字陳志作合疑誤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

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卒茂稱嗌痛不肯發哀

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

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

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原注凡舊史闕卒者不可考皆為闕文

曹丕甄后生叡李貴人生協潘淑媛生蕤朱淑媛生鑿仇

昭儀生霖徐姬生禮蘇姬生邕張姬生貢宋姬生儼凡九

子

協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

諡贊哀王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

千戶正始九年卒無子國除

蕤黃初七年曹叡立以蕤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

海青龍元年卒諡曰悼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

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鑒黃初六年封東武陽王其年卒青龍三年賜諡曰懷無子國除

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曹叡立以不遺意愛寵霖異于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卒諡曰定子啟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卒諡曰哀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卒諡曰懷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儼黃初三年封清河王四年卒諡曰悼無子國除議曰魏氏封建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國有老兵百餘以爲守衛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禮會同之制游獵不得過三十里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禁衛嚴固同于圜圜位號靡定大小歲易有王公之號乃儕于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得正始中曹爽輔政族人曹冏上書曰昔夏殷

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其  
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  
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  
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  
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竝進。是以輕  
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  
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原注  
左氏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歸于京師。王綱弛而復  
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馮江。負固方  
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于胷懷。逆謀消于脣  
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賢用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爲三。魯滅于楚。鄭兼于  
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  
南畏齊楚。救于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爲庶人。猶枝  
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  
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亡。係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以弱  
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  
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  
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  
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

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玉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四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郡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弟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勛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亾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一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  
 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絀諸侯親者怨恨疎  
 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  
 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  
 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  
 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原注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  
 分爲六原注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淮南三割原注謂淮南衡山廬江也梁代  
 五分原注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代未嘗分此言五分未詳遂以陵遲子孫微弱  
 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

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  
 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  
 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  
 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  
 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爾賴光武皇帝不世之資禽王莽于已成紹漢祀于旣  
 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  
 踵亾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

續後漢書卷之六  
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藜藿。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亾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

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相與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煩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而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

之以春日猶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  
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  
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亾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冀以是感悟爽爽不能用原注魏氏春秋問中常侍兄叔  
與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  
幼稚問冀以此論感  
悟曹爽爽不納問之歸美封建欲曹爽修德而固宗子  
以強本幹同姓之卿義所當言亦云忠矣然非三代而下  
救弊之道也天生烝民惟德是從德大則從之者眾德小  
則從之者寡故土有廣狹國有小大其君長則有尊有卑  
于是乎有諸侯其德極大其國極廣其位極尊于是乎有  
王王者往也言天下從其德而歸往之也此生民之初列

國之原也于是有王有侯有天下有列國不待封建而自  
成封建上古茫昧其制不可考唐虞之世禹平水土井地  
授民別爲九州制爲五服爵爲五等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相爲綱維封建之制始建于是及禹會諸侯于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其德之大歸往者眾至于萬國則  
其土不能大其民不能眾不能叛而不王爲禍于天下也  
殷周之始歸者三千會者八百其國漸大其民漸眾王德  
有盛衰而諸侯有叛有服于是乎有昆吾有大彭有豕韋  
始違夫先王之制矣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大明六代之  
制而折諸中幅員萬里列爲千八百國大者不過百里小  
者止五十里至于附庸又不能五十里則國不能大民不

能眾亦不能叛而不王爲禍于天下也。故古之封建之弊禹能革之。夏后氏封建之弊而商能革之。商人封建之弊而周能革之。故其制得而不弊。夏商享國五六百年而周至七八百年。周德下衰。王綱不振。齊楚秦晉始大。強凌弱。眾暴寡。以力不以德。而始有兼并之國。大者至數圻。小者亦數百里。五伯迭興。更爲長雄。自千八百國。并而爲百二十國。見于春秋者七十餘國。與會盟。行霸令。要結。行私相。與肱髀。強大者十二焉。厥後周分爲二。國析爲七。秦人遂廢井田。開阡陌。始有兼并之家。白圭輩以鄰國爲壑。畎澮不復。距川毀車。崇卒而戎馬橫鶩于天下。各築長城以爲藩籬。先王疆理。于是大壞。楚滅諸侯。謂之縣。秦并諸侯。謂

之郡。始皇兼六國。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不復封建。故封建之制。始于古之自然。而備于周之法制。馴致而然也。其壞始于諸侯之吞滅。極于秦人之兼并。無所救其弊者。卒爲郡縣。而不復封建。亦馴致而然也。秦漢而下。非郡縣之制。得封建之制。失也。畎澮旣失。阡陌旣開。井田旣壞。兼并之家旣成。禮樂之治不興。苟且之治旣行。放僻之俗難易修之于數千載之際。壞之于數百年之間。一日欲復之。難矣。苟慕名而不核其實。不知救弊之道。未有不禍天下者。秦人謂周封建而亾。郡縣天下。骨肉爲庶。而亾于羣盜。漢謂秦不封建而亾。故大封同姓。遂成七國。懲羹吹壘。分封剗邑。亦以孤危。竊于外戚。魏人疏忌骨肉。王以空名。實同禁

銅盜于強臣。晉以魏之失國勢與秦同。依放漢初大封諸王。八王之禍慘于七國。社稷傾危。劇于秦魏。封建亦凶名。而無實。一弊未已。一弊復生。然則何爲而可治安。旣久。民物漸復。定經界。畫井田。興禮樂。一法制。然後郡縣可除。封建可復。世無百年之治。人無百年之壽。有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朝釋耒耜。暮尋干戈。救死扶傷。之不暇焉。能爲三代之制乎。終亦苟且而已。苟或願治。因時救弊。三代之制不可復也。郡縣之制不可廢也。封同姓如周制。其地別其國。其民自爲郡縣。親且賢焉。任之以政。如周召晉鄭可也。不賢焉。如舜之有庠。使食其征。可也。分其土而不分其民。分其賦而不分其權。則親親尊尊。使賢使能之道。兩得焉。

親王自爲同姓。諸侯守令自爲異姓。諸侯不封建而得封建之實。姑以匡維末俗而已。謂封建而廢郡縣未可也。郡縣而不封建亦未可也。

贊曰。鄴臺尙辭。揆章摘藻。惜情王風。一變至道。陳思雄敏。矢口曰。藁鏗。錡傑韻。磊落奇寶。仲雍克讓。周公多才。猜阻禁錮。嘯歌興哀。陰殿古月。荒庭綠苔。應劉初喪。彪彰弗來。拜表通親。再三弗允。骨肉淡阻。涕泗橫隕。忍人不悌。惡木露本。三十二王。曾如弗生。幽閉天殛。冤聲四騰。鳩居鵲巢。卒斬國步。葛藟興刺。滅亾弗悟。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下



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  
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  
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攻呂布仁攻勾陽拔之生獲  
布將劉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  
操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操攻張繡仁別徇旁  
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  
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相持于官  
渡紹遣昭烈徇灑強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  
安操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  
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  
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昭烈破之盡復

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于雞洛山  
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  
其糧穀河北旣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  
下仁言于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  
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  
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  
操從之城降于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  
行征南將軍畱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眾來攻前  
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  
金逆與挑戰金眾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  
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

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解餘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匹其數人賊眾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操聞而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忠義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

降侯仁以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侯乘船臨城圍數重內外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奮擊仁得潰圍出漢退走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擊烏桓曹丕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于漢北丕遣使卽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卒年五十六諡曰忠侯

原注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勿加也張遼其次

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卒子初嗣

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仁別居富於財童僕人客以百

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問學敬愛學

士士多歸之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

從操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伐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

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

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

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

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伐三郡

謹案陳志作斬譚首級北征三郡毛

本級作及連下讀與此合通志亦作及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伐荊州追昭烈于長坂獲其二女輜

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卒初純所督

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

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

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曹丕篡代追諡曰威侯子演

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卒子亮嗣應

余字子正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時漢吳掎角疆場多

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據城叛余與太守東里袞逆竄得

出音遣騎追捕去城十里追及賊射袞飛矢交流余以身

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

夷在爾卿曹本善人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與之同惡  
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歿無恨因仰天號  
哭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余亦隕絕曹仁  
討平音表余行義操聞嗟歎良久下荊州表其閭賜穀千  
斛袞後爲于禁司馬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鼎爲尙書令任洪爲蕪  
春長操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  
賊追急洪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遂步從到汴水水涘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還奔  
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  
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

操攻徐州張邈以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  
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操討邈布于濮陽布破走遂  
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  
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  
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于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  
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從操攻漢中拜都護將軍及入漢  
中與太子丕書陳形勢風土曰前初破賊情原注竹意  
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  
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  
地形實有險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所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興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原注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左氏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因壘而降崇侯名虎嘗讒西伯于紂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鷲奪電

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材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材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鼂原注孫武田單墨翟禽滑釐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虛原注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楚不敢伐少師有寵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晉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原注墨子公輸為雲梯必取宋于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于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

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曰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陳之列騁奔牛之請無攻也

權焉何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

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

者學藻績之綵原注李善曰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繡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原注墨子二三

子復于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故頗奮文

辭異于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與夫駮驥

垂耳于林垆鴻雀戢翼于汗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

鳥外廢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

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足于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噓也不覽之曰此必陳琳辭也不篡代爲衛將軍遷驃

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

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不惡之遂以舍客犯法下

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曹真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

爲譖也不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后責怒不曰梁沛

之間非洪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

帝廢汝矣后于是泣涕屢請乃釋之免官削爵土尙沒入

其財產卞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操爲司空時以己率

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

操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不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  
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旣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  
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  
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悛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  
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  
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  
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操功臣時人多爲歛望曹叡立  
拜後將軍太和六年卒諡曰恭侯子馥嗣初操分洪戶封  
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  
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

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瞻拜  
涕泣觀者皆歎憫焉操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  
歸見操操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子不同止見  
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將吳蘭屯下  
辯操遣曹洪擊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  
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于休昭烈遣張飛屯  
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  
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  
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操拔漢中諸  
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丕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  
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繼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

不自臨送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  
又遣別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  
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丁母喪哀毀過數不使侍中奪喪服  
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不遣越騎  
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不自寬慰之不伐  
孫權以休爲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  
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于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曹叡立進  
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吳將韓綜翟丹  
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叡爲二道伐吳遣司馬懿從  
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吳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

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叡

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癰發背卒諡曰壯

侯子肇嗣

謹案太平御覽引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遙出其親狎

如肇字長思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

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劉放諫止叡意尋變詔肇以侯

歸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曹丕分休戶三百

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卒追贈前將軍肇孫攄

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爲洛陽令有

能名齊王冏專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

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會天下亂討賊向吳戰死

曹真字子丹本秦氏子其父邵字伯南與曹操舊善操嘗

為寇所迫逐走入秦氏邵開門納之寇問操所在邵曰無之我即走者也寇殺之操以邵以死脫己故養真為子冒

姓曹氏通屬籍為族子

原注魏書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

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使與子丕共止嘗獵

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壯之使將虎豹騎討靈上

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昭烈別將于下辯

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于

陽平操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

謹案陳志作征南護軍通志作征蜀與此合

都

督徐晃等破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

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立以真為鎮西將

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

等反于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斬進又令諸將及州郡兵

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

萬羊一百一十一萬牛八萬河西遂平丕初聞胡決水灌

顯美謂左右曰昔隗囂灌雒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

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

破胡檄到丕大笑曰吾策之于幄幕之內諸將奮擊于萬

里之外若合符契前後戰克未有如此也黃初三年還雒

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

尚等伐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

七年丕寢疾真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

封邵陵侯

原注裴松之曰真父名邵此封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漢丞相

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叡遣真督諸軍軍  
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  
支城真進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  
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  
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  
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雒陽遷大司  
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漢連出犯邊宜遂伐之數  
道竝入可大克也叡從其計及辭行叡親臨送真以八月發  
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  
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詔真  
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竝事操遵讚早亾真愍

之乞分封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  
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  
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  
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雒陽叡自幸其第省  
疾真卒謚曰元侯子爽嗣叡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  
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  
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  
皆爲列侯初丕分真邑三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議曰陳壽以諸夏侯諸曹氏共爲一傳而謂夏侯曹氏世  
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尙真等竝以親舊肺腑貴重于時  
左右勛業咸有效勞操曹嵩子嵩騰養子皆不知生出本



未不能辨其族姓。或以爲高夏侯氏之子。則操實姓夏侯。而冒姓曹。故惇淵與仁洪諸養子。竝爲一族。從操將兵。相與篡漢。以功名始終。壽相錯爲一傳。其論之有微意矣。其謂世爲婚姻者。爲魏諱也。

贊曰。類族辨姓。人倫伊始。冒雜亂真。無父無子。世濟厥僞。滔天易宗。猥享祿位。未足言功。

道光癸卯八月下旬桐鄉沈炳垣校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